



梦幻美丽的鸢尾花。涂婧 摄

涂婧

其实，梵高画的鸢尾花与他笔下的向日葵同样传奇，他画的鸢尾花鲜丽动人，但读起来又有点忧伤、孤独、不安的姿态。1889年5月，梵高去世前一年，他创作了一幅油画鸢尾花，被后世称为梵高在“圣雷米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且不说其色彩之丰富，线条之细致而多变，单是画面那充满律动、和谐之美，洋溢着清新的气氛和活力，便深深地吸引了人们的眼光。从这幅鸢尾花里，人们仿佛品味出了，这位一生都在痛苦与挣扎中度过的画家对大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可以说，对鸢尾花最初的认识，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梵高和他画的鸢尾花，虽然无缘一睹真迹，但让自己都难以喻喻的是，鸢尾花竟然从此在我的脑海里绽放、摇曳。

而让我惊喜的是，我在团结村邂逅了鸢尾花。基地宛如天上飘下的一朵彩云，一片彩霞，带给人们无限的视觉吸引，无比的心灵触动，我们惊艳，我们感动。它不仅带来了美丽，而且带来了乡村振兴的致富门路。两年来，不仅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游人观赏，还综合开发利用，或分植为盆景，或制成香料，或引入城市公园种植净化

水质等，铺就了乡村振兴的金色路，村民们的五彩梦想致富路。

初夏的一天，偕同友人来到湘潭县排头乡团结村，这个季节的村野，一如铺展开了一片让百花争艳的舞台，遑论五彩缤纷得让人目不暇接，那清新的空气涤荡着肺腑，已让我兀自徜徉其间，陶醉流连。这时，让我惊奇而震撼的一幕，在眼前陡然摊开来，不觉间漫步来到一处地方，我看到群山环抱的田野上，荡漾着一片望不到边的紫蓝色花海，刹那间仿佛撞入了一个梦幻神奇的境地。

沿着一条蜿蜒的人行道，一头扑进花海中央，在翠绿的原野上，满目的鸢尾花，紫蓝色的像蝴蝶漫天飞舞，粉红色的如少女脸上娇羞的红晕，红艳艳的似火红的骄阳……站在高处一望，那色彩或深或浅、异彩纷呈的鸢尾花，分明是一张印染着不同花色的偌大的蓝底花毯，漂亮、耀眼。微风拂来，一阵阵、一缕缕淡雅的清香沁入心脾，我凑近一朵紫色的花朵，情不自禁地深呼吸着，花儿轻轻地摇晃着纤细的身躯，好像在暗笑我的贪婪。白鸢在花海中翩翩起舞，花蝶在花间穿梭翻飞，辛勤的蜂儿哼着歌谣忙个不停。阳光氤氲，给这一片花花镀上了一层薄如蝉纱的明丽，这个时候的鸟总是不甘寂寞的，现在这里就是它们演唱的最好的舞台，婉转的歌声此起彼伏，乍一听，似乎在向人们宣示着，它们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而我真想告诉鸟儿，这里让我有了人间仙境的体会。

摩肩接踵，逐美而来的游人们或驻足欣赏、或拍照留念、或俯身闻香，眼球和心情的兴奋度，都提升到极端。端庄朴实如一株庄稼的村姑，当起了我们免费的导游，她向我们娓娓介绍道，隐山脚下的这一千多亩鸢尾花是本村的退

豆制品蔬菜，乃至酱菜等，应有尽有。三百来米长巷道，二三十家门面——不含空旷处摆摊的近郊村民。

看似“路边市场”，然非马路市场，不堵塞交通、不影响市容，方便民众，故交易红火。我继续前行。咦，离拐弯处尚有三四十米距离，属活鱼地带：草鱼雄鱼鲢鱼鲫鱼等淡水鱼，在宽大的塑料盆内或铝盆内摇头摆尾。盆内摺根套上水龙头的塑料管，水管内汨汨渗出，鱼嘴一张一合。俗话说：“猪吃叫，鱼吃跳。”我对老板说，来条雄鱼吧！好嘞，他伸出网兜捞起一条雄鱼朝地一扔，鱼在网内拼命弹跳。他用木槌朝鱼头敲打数下，鱼便不再动弹。他将鱼抓出放秤上一称，说，两斤，16元！随即问道，剖不剖？剖！我答。他抓牢铁刷子刷去鱼鳞，持刀开膛！我说，也把藏污纳垢的鳃去掉！没问题，他掏出肝脏肠胃，以及鱼鳃等，用水淋淋，切成两段。我微笑道，买块豆腐煮鱼头！老板将鱼袋好递给我，说，鱼头煮豆腐，越吃越新鲜！我“嗯”了声，便去地摊上买了一把大蒜，推车前行。

拐弯处，门面宽敞。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苦瓜等，瓜菜抢眼；白菜油菜黄芽白包菜等，叶子菜齐全；粗细青椒、长短红椒等，品种多样……俗称“灯笼椒”的肥硕红椒，以豆豉、蒜瓣煎炒，酸甜可口，佐饭佳品……叶片金黄、叶茎莹白的黄芽白，如同粗壮短柱，沉甸甸的，1.5元/斤，每柱两三斤；圆溜溜的包菜，团得紧密，2元/斤。两样全要！我没看秤，任凭老板报价，共计11.70元。我心情爽朗，道声，老板发财！

中年男没抬头——他坐矮凳上，双手及嘴唇忙个不停，称菜、看秤、报价，无暇顾及我的祝福，或因全神贯注，未曾听见。

左拐前行，至豆制品店。中年妇人递给我两块豆腐，每块1元。煮鱼头足矣。骑车抵达菜场尾，尾端这家，颇为敞亮，各种菜蔬，或盛于泡沫框中，或躺平门板之上，红白黄蓝紫，色彩缤纷。咦，有青菜头！把它切成薄片，随鲜肉煎炒，再放点青椒、豆豉，便能散发出阵阵清香。

3.5元/斤，价格偏高？你剥开绿色外皮，一坨坨水汪汪、白嫩嫩的菜肉啊！不贵、不贵，半点不贵，我称4坨，一斤半，能炒两三次猪肉！顺手称几坨大蒜子——杀菌消毒，全赖它啦！

菜已购齐，就差猪肉！我横过马路，走到大湖街肉店。30多岁的汉子，高大威武，嗓门洪亮。

猪肉14元/斤——年初迄今，价位稳定。

照我指点，他砍下一长条，肥而不腻，重一斤半，袋好递给我。

袋中之菜，够吃数天。我瞧瞧手机：哟，11:05分！洗涂切菜下锅，来得及！我跨上车，加加油门，朝九旬老母家疾驰而去！

役军人肖海波牵头，于两年前打造的，他精心设计、构造，建成了鸢尾花品种的“大观园”“博物馆”，形成一个综合利用的“实验地”。他带领着父老乡亲把这个偏僻的乡村，硬是建设成了一个迈上振兴之路的基地。村姑导游一脸自豪地说：“在这里的鸢尾花，单株苗壮、飘逸、花朵儿大，不信？你们细细看看。”一路走下来，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慨，的确，名不虚传，这里的鸢尾花品种多样，花色缤纷，而且不同品种的鸢尾花花期错开，不仅使这片鸢尾花的多样性、美誉度达到极致，而且赏花期达到一个月以上，最大尺度地展示了花季的美艳，要与春光争奇斗艳。

让我印象至深的还有花间的游道，处处体现出了匠心独具。一段竹亭游道，使游人在陶醉于鸢尾花的美艳丰韵之时，还可欣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油纸伞的独特。油纸伞是本地的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雅的油纸伞，不仅惊艳了坊间，扮靓了时代，而且把美和乡愁带到了大江南北，也兴旺了当地的企业，助推了产业的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依托。这里有沉浸式体验，游人们可以用笔在油纸伞上画出自己喜欢的色彩和花草图案，更可以撑着油纸伞，走进鸢尾花的深处摆拍，走进鸢尾花间秀美。民间传说鸢尾花象征爱情和友谊。“蓝色妖姬飞舞灿，轻盈蝶韵气如兰”，你想想吧，在鸢尾花丛里，天地人花伞，赤橙黄绿紫，梦幻鸢尾花与神韵油纸伞的交融、辉映，那又是怎样一番世间的浪漫呢？

在返回的路上，我微闭着眼脸假寐，脑海里面那个万紫千红的鸢尾花海，却怎么也不肯停歇它的荡漾。我知道，今晚，鸢尾花注定将成为我梦境的主角。

喜见榨菜又受宠

周志辉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记忆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组里的人都还相对比较贫困。受各种条件的制约，那时我们一日三餐几乎都吃榨菜。“早上盐菜榨，中午萝卜榨，夜晚豆角榨。”“榨菜莫得油，呷起打逆喉。”那时家里普遍猪油不够，只得经常水煮或直接吃。冬天气温低好，榨菜不怎么烧心。热天只要一吃下去，胃和肚子马上就火烧火燎，十分难受。时间一长，我们只要一看到榨菜就会浑身起满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直反胃。“再也不能榨菜了”，是我们那时最迫切的愿望！

关于吃榨菜，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天，我的一位堂叔因为饥饿，连吃三大碗没有放油的盐菜红薯渣。其他四兄弟吃得慢些，再去盛时已经没有了。前者多吃多占，后者还没吃饱就没了，这样做，怎么行？很快，家里就乱成了一锅粥。他父亲被逼得没办法，拿起一根竹枝条就往他身上招呼。“你们打我骂我，就是想要我少吃点。我偏不上当，任你们打！”没想到他边挨打，边把锅内剩余的汤渣全盛入碗中。边吃，边哭着回怼。

相对于院子里大多数同龄人而言，我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个。那种没放油的榨菜，我儿时没有吃过。上初中在学校寄宿后，虽一瓶榨菜吃一个星期，但无论家里如何窘迫，炒榨菜的油还是保证到位的，有时还会夹杂些五花肉或油渣。等到我上高中弟弟妹妹上初中后，家里的榨菜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起来。那时只要地里一出蔬菜，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尽量多摘些晒榨菜。为此，她至今还背着“只要是菜就能晒榨”的“美誉”。有时实在供应不上，就厚着脸皮向亲戚和乡邻借或“讨”……经此一出，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卖了榨菜坛子”！

我考取邵阳师专时，乡邻纷纷前来祝贺我成为院子里第一个“从此卖了榨菜坛子”的人。我也为自己将来不用再吃榨菜，庆幸和欣喜不已。这种观念，我在参加工作好几年后都不曾改变。单位食堂吃榨菜炒肉，我借口看到榨菜就胆寒、反胃，不愿伸筷子。如是几次后，有人开始在背后悄悄议论，说我脚还未跨出农村就“变了质”“忘了本”。还说我不知道吃，榨菜比猪肉还要好吃许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我调到县直机关上班后，经常听到有人在茶余饭后感慨，“如今的生活，真的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倍。别的不说，以前基本上要过年时才能吃得到鱼肉鸡鸭，如今餐餐是，口都吃腻了……”每次回老家，桌上摆的也都是大鱼大肉。一顿饭下来，往往是鱼肉鸡鸭还剩好多，而榨菜和蔬菜一端上来就被抢光。看着榨菜又一次成为大家在餐桌上的争抢对象，我不禁想起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鱼肉鸡鸭会有不如榨菜的那一天！”

汉诗新韵

炎帝陵（外二首）

梦天岚

时间之土在修筑它的茧房，
其中的一座包裹你，土越培越高。
我还来不及细读长廊里碑刻的祭文，
直到走近陵前的一棵楸树。

它用高挺所指向的不仅是天空，
还有属于鹿垵陵的远古和蛮荒。
阳光澄黄。一种藤蔓植物寄生其上，
它用墨绿还原着浑身的枝叶，
如睁着无数只铜钱大小的眼睛。

我仿佛看见你从陵墓里走出。
试图跟在你身后的，都是你的族人，
他们想看看——你如何尝尽百草，
如何耕种五谷，驯化野兽。
暗夜漫漫，你又如何——
在一次次失眠和仰望中沉思……

没有人比你更专注地爱过这个世界，
也没有谁比你爱得更辽阔，更深远。

神农谷

阳光给万洋山镀上金色。
我在神农谷底仰望，白云浮动，
天空显露更高的蔚蓝。

此刻的我如此昏暗，
石径曲折，年岁已峭立如崖。

那一次次跌落的，
何止是肉身的不堪。
难怪有人跟我一样，
一边身怀旧疾和新伤，
一边遍寻根治的良方。

所有的树木都是围观者，
它们感叹过的往昔一再重现，
譬如花岗岩如史前巨蛋，
被镜花溪磨磨得溜光。

有一种美更适宜铭刻和深藏——
在午后的鸟鸣里，或青绿的苔藓下。

涑水

你不知你的源头是炎帝的安息之地。
你同样不知炎帝也是源头。

你和他都在流淌，
你流淌的是水，他流淌的是血脉。

如今，你还是湘江的一条支流，
而他的支流，早已遍布神州。

你不记得他曾饮你之水以解渴，
他长眠于此，让子孙世代代将你铭记。

你是涑水，他是炎帝，
水与火，从此相容。



古纤道。吴国安 摄

林汉筠

那条与我博弈千年的紫藤，
早爬满了我的肌体。即便被风雨打落的残枝败叶，也是肆无忌惮填满我手指粗的皱纹。
哮喘，窒息，湮塞。好在一束光射了进来，让我在树叶的缝隙间，有机会看一看远处苍劲的雄峰，看一看脚下远行的航船，看一下河沟草棚美丽蜕变的小区。

我几成了“白内障”。视线模糊，但我的心如那盏高高挂起的灯笼，明亮得很。千百年来，当地人出行就顺着我这条栈道，通向山外，通向四面八方。

作为一条走出山寨的纤道，我对这条江的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长风当歌，浩浩荡荡，我是这条江的精气神，是这座山的灵魂。我的一举一动，代表着他们的表情，承载着山寨的向往。

那些老伙计，比如熊猫（我头顶上的熊洞，就是因找它而挖掘出来的），比如红豆杉、比如金丝楠木，它们吹过我吹过的风，走过我走过的路。突然之间，变得乖巧起来，变得沉默起来，变得躲避与逃离起来。我一直怀疑，他们的肌体里，是不是少了些许豪气；他们的骨骼中，是不是少了些许钙质。作为有着比我更多的生命密码，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交流。可是，当我一觉醒来，就不见了他们的踪迹。

二

我无法记清楚诞生在哪一年了。聪明的人类是在哪一年，用石头、铁头、木杵在坚硬的岩石上动起了手术，一丝一毫地锲动着。一千年？两千年？四千年？谁也数不清，这条纤道已吐过多少个晨露水，挨过多少个暮霭，看过多少代人的挥汗如雨和苦苦呻吟。

这条纤道，是大河的儿女用脚板踏出来的血路。一代代纤夫，在历史的风刀中，精心雕刻的生命之道。他们血泪和汗水，穿越了千年长河；他们的身影已与山与纤道融合成永恒。骄傲、苍茫，凝固，峭壁省略了，巉岩省略了，始终保存的是超越时空的意象。

我的每一道痕迹，都是纤夫号子的回声。从悬崖上、从峭壁上、从山谷里，号子一亮，一

古纤道

条乌江的故事，就“嘿呦嘿呦”唱诵起来。

载有万斛之重的航船，逆风而上，当行至我的跟前，便有了搁浅、抛锚、诅咒、叹息。于是，有了一根根紧绷的纤绳，一个个光着身子踏上这条纤道的汉子，就有了字字血泪的喊船号子。

“一声号子（嘿）我一身汗，一声号子（嘿）我一声胆。”那裸膀露背奋力拉纤者，将凄凉而悲壮的拉纤号子，亮过山梁。铿锵，高亢、激昂，气吞山河的拉纤号子，压得住咆哮如雷的江水，喊得起变幻无尽的风景，唱得出居无定所的胸襟。穿越无

垠的深谷，把岁月喊碎，把空寂喊碎，把群山喊碎，把我的心也喊碎了。

暴风，骤雨，烈日，月黑，白雪，冰霜，深深浅浅的脚印，像写在我身上的诗行，被岁月装订起来，被大河收藏起来，成为献给这条古道的勋章。

或许，纤夫没有留意过我的纹路，他们手扒乱石，纤绳勒骨，哪里有心思去考虑这些？

坚实，坚韧，坚硬，是我对纤夫暴露的经脉、夹进脊梁的纤绳、布满血痕的大脚的形容。而那不惧凄惨、拉弓般的身形，写成了我千年峥嵘。

还有比这更骄傲的吗？

三

有道是，仙间一天，世间百年。我一觉醒来，这条大河早已换了人间。“百尺游龙拖四练”的场景没了，“客过要起岸，货过要人搬；若要强行过，过滩船必翻”的盘滩没了，“端起灵牌吃饭”的光膀子纤夫没了，喊得我好苦的拉纤号子没了。各大险滩早就打通，机动船代替了木划船，开凿在两岸峭壁上千年纤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消失在一泓春水之中。

终于可以解脱布满血泡的脚印了，可以尽情地欣赏“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了。

刻画在岩石上的纤痕，已渐渐淡去；纤道上的脚印，已凝固成了历史。但他们的儿孙们，挟带着发自内心伟力的拉纤号子，在另一条河流里奋力拉纤着。腔调没变，歌词更新，沙哑的号子，又一次唱响九天。

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梦还继续——绚丽的朝阳，徐徐升起；飘香的山歌，悠悠而来。

买菜



蒋鸣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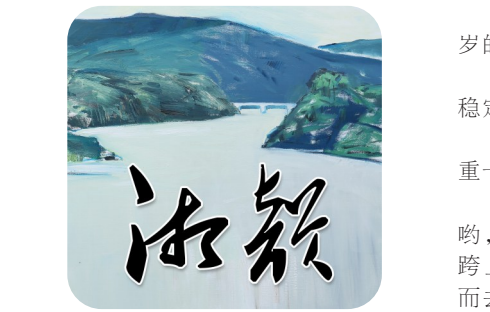
4个兄弟姐妹，10天一轮换——协助保姆，陪伴母亲，带去菜肴。今日轮到我。

10点半钟，我出小区，启动路旁“助力车”，驶往龙子巷菜场。

菜场内，熙来攘往，叫卖之声，此起彼伏。我瞄准入口铺面门前菜。哟，那堆肥长油亮、点缀红斑的四川青椒，中插纸壳，上书2.5元/斤。我问：辣不辣？辣！老板娘笑道，川人爱辣，跟湘人好有一比，怎会不辣呢？不愧生意人，连川人嗜辣都知晓。我忙称两斤。再瞧一旁细长红椒，3.5元/斤！然辣椒已够，下回再买！

“冬吃萝卜夏吃姜”——称两条0.9元/斤的肥白萝卜，跟辣椒同袋装好，挂左边龙头，推车行进于几米宽的道上，边走边瞧两旁荤素，确定品种好“下手”。

龙子巷菜场，夹在湘潭市雨湖区民主路、红卫巷、白马湖路之间。旁边均系低矮民房，居住小区，弯弯曲曲的巷道，成过身之地。灵泛住户，腾出一间或两间，租给菜贩子，便成了菜市场。猪羊牛肉鸡鸭鲜鱼



湘韵